

「上海滩·江北大亨」

胡根喜 / 著

顾竹轩

传

顾竹轩黑白两道左右逢源；

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分庭抗礼，强强对话，演绎了一幕幕江湖活剧；

他有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帮助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正义之举，所以上海首任市长陈毅便在上报的「上海滩黑社会四大金刚」名册中，将其划去；他又因其作为首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的缘故，所以不曾被作为另类加以曝光、贬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上海滩·江北大亨」

胡根喜／著

顾竹轩

传

顾竹轩黑白两道左右逢源，

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分庭抗礼，强强对话，演绎了一幕幕江湖活剧；

他有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帮助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正义之举，所以上海首任市长陈毅便在上报的「上海滩黑社会四大金刚」名册中，将其划去；

他又因其作为首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的缘故，所以不曾被作为另类加以曝光、贬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滩·江北大亨:顾竹轩传 / 胡根喜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78-4313-3

I. ①上… II. ①胡… III. ①顾竹轩 (1885~1956) —传记
IV. ①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4908 号

上海滩·江北大亨:顾竹轩传

著 者: 胡根喜

责任编辑: 韩玉峰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8(编辑部)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北京发行部)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415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5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13-3

定 价: 38.00 元

序言

这是一本必须要写的人物传记：传主是江苏盐城的血性小子、青帮“上海江淮兴武四”派末代掌门人、华界^①北市“崇德堂”（又称武陵堂）主、江湖人称“江北大亨”，曾在上海滩烜赫了几十年的一代枭雄——顾竹轩。

这是一本唯有我才能写的传记：我的祖、父辈与这位传主有着事业上的渊源关系，这使我有幸从他们及顾氏后人那里获知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年轻时，我曾寄宿在苏州河支流沙泾河边的一栋小楼，不啻就是一个小型的私家茶坊。鸡鸣即起，便与一众耄耋老人煮茗神聊，话语间，不乏老上海的掌故轶闻，乡党“江北大亨”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兴味盎然的谈资，亦褒亦贬，不一而足，且妙趣横生；在多年的实地采访中，一些老人在说起顾竹轩时，无不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此外，还得益于仅存的，可以说是稀缺、也是刚刚解禁了的有关顾竹轩的零星而残缺的文档……

一代华界大亨顾竹轩，不幸被历史睽违了半个多世纪。

为了试笔，我曾先后在传媒界影响颇大的《新民晚报》的副刊“上海珍档”上，整版地发表过《揭秘民国上海帮派第一讼案》（2010年11月21日）、《老“天蟾舞台”讼案始末》（2011年5月15日）。

这些年来，在林林总总的有关旧上海青帮人物的述著里，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马首是瞻，大有舍我其谁的跋扈。其实不然：他们都曾是武功超群、实力强大、门徒凶悍的顾竹轩的手下败将！

“江北大亨”顾竹轩，凭着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及不畏强梁的做派，几十年来得以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分庭抗礼，进行强强对话，演绎了一幕幕动人

^①解放前旧上海有租界、华界之分，华界是有别于租界的俗称，即由华人管理的地区。华界分两部分：华界南市，老县城一带；华界北市，指苏州河以北的地域。

心魄的江湖活剧。个中腥风血雨的铮铮搏杀，被湮没了半个多世纪的江湖往事，“三大亨”被屏蔽了的“背影”，应当如实地曝露与众。

顾竹轩原本应与“三大亨”同为“上海滩黑社会四大金刚”之列的。只是因为此公实在是功大于过：其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帮助新四军及根据地的正义之举，功绩卓著，所以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在上报的名册中，将其划去。又因其作为首届市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的缘故，所以不曾被作为另类加以曝光、贬诋。许是为了避嫌，史家、学者置喙其人其事的文章，竟凤毛麟角；即便有些许应景之文，也是蜻蜓点水而已，更遑论专著大传……

顾竹轩其人其事渐渐地被漠视、冷落在历史的灯火阑珊处。被遗弃得久远的顾竹轩越来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于是，有关他的史料、掌故，正以无可弥补的代价而消逝。

人们在偶尔谈及顾竹轩时，褒贬不一：有的碍于为尊者讳，则皮里春秋；有的或索性蔽屏；更有不明就里者，以讹传讹，极尽贬损。江湖大佬顾竹轩其人其事，莫衷一是，一地鸡毛。

颇可玩味的是，当今香港电影界巨擘、百岁人瑞邵逸夫先生，居然在上海若干待兴的老剧场和戏院中，对作为一代华界大亨顾竹轩标签的“天蟾舞台”情有独钟，且不吝捐献巨资予以重修、光大？个中情愫，耐人寻味。

太多太多的问号，有待解答；太奇太奇的足迹，有待考证：此公红黑两道左右逢源的人生经历，扑朔迷离；堪可演绎一出情节曲折、风诡云谲的历史长剧。

如果说，顾竹轩一生的经历仍旧得不到较为完整体现的话，这将是老上海社会史、工商史、人文史、青帮史，尤其是京剧文化史的一大缺憾！上海的历史是一定会叹息的！但凡关注上海史的人，不会漠然置之。

那就让从未被系统、完整地述著过的人物、另类大亨顾竹轩登场吧。

写作这本人物传记，说是“抢救历史”，恐也不为过！

是时候了：顾竹轩应当走出迷障，还其本来面目；其功过是非，在这部有关他的传记里，将被重新梳理、还原、拷贝，成为供后人观摩、评说的声画对位的一张光碟！

诚然，予生也晚，这本传记肯定有遗珠之憾，敬请方家不吝指正、补缺！

写作本书谈不上有功，但肯定有益，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及快乐之所在。由此，我付出的辛劳，值了！

目 录

序 言	001
楔 子	001
第一章 “拿命来闯上海滩!”	003
第二章 入“青帮”成少掌门	011
第三章 顾竹轩当上巡捕	020
第四章 王月花：顾竹轩第一位红颜知己	028
第五章 搏杀“柏老虎”，扬名上海滩	040
第六章 “上海起义”中的敢死队长	047
第七章 黄包车行的新当家	055
第八章 开香堂，成华界梟雄	062
第九章 扫尽残余，确立“大亨”地位	068
第十章 合伙投资开戏院	074
第十一章 黑吃黑，踏上黑道路	078
第十二章 收徒乔大和尚，添得力膀臂	086
第十三章 抢“三大亨”烟土，崛起上海滩	091
第十四章 置产“顾家花园”	099
第十五章 进军租界京剧业	105
第十六章 1922年，投资办实业	109
第十七章 艳福	118

目 录

100	第十八章	去死吧!	129
	第十九章	登政坛, 出任保卫团团董	140
100	第二十章	重建“斧头帮”	152
100	第二十一章	国民党、共产党, 我都帮	158
110	第二十二章	与顾祝同认祖归宗	174
050	第二十三章	藏娇石库门	185
850	第二十四章	暗杀名优之谜	190
080	第二十五章	乡民心目中的大恩人	199
110	第二十六章	“天蟾”缘	206
620	第二十七章	洋官司	212
520	第二十八章	上海京剧业的龙头老大	223
600	第二十九章	赈灾济江淮	232
110	第三十章	麒麟童恩怨记	237
850	第三十一章	师恩	249
020	第三十二章	街巷血战记	253
100	第三十三章	“大世界”午夜凶杀案	259
090	第三十四章	顾竹轩、黄金荣结怨	268
601	第三十五章	“黄麻皮, 看谁弄死谁!”	283
800	第三十六章	“杜月笙, 这一回算你小屁命大!”	293
811	第三十七章	沪苏水路的新霸主	304

第三十八章	“八一三”的难民所	313
第三十九章	与小鬼子不共戴天	321
第四十章	两助新四军	330
第四十一章	“崇德堂”再开山门	339
第四十二章	上海政坛的话语权	345
第四十三章	玩老蒋	351
第四十四章	榆林区的事	358
第四十五章	调停电影界	366
第四十六章	炮台大起义	375
第四十七章	兵痞闹剧	383
第四十八章	不去台湾	392
第四十九章	大整饬	399
第五十章	惺惺相惜的两大亨	409
第五十一章	香港之行	414
第五十二章	梅兰芳的热闹地儿	419
第五十三章	他就是“江北大亨”?	426
第五十四章	撒手	432
后 记		437

楔子

夕阳下的杭州湾之滨，恬静而柔美。

站在视野开阔的堤坝上，远远望去，滨海古园绵亘的围墙、高耸的牌坊若隐若现在绿荫中，如同士兵方阵式排列齐整的墓地，仿佛是一幅笔融道虬的西洋画。

清明时节的风原本是轻灵的，但当它拂过墓园时，却沉郁了：挟着魂兮归来的亡灵的呢喃和诵经声，在这片广袤的陵寝之地营造出一种诡异的氛围……

这个世界原本就不是虚空的。

六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猫狗都不拉屎的海边滩涂。萋萋满目的蒹葭，丛生的荒草，经年风化硬质了的僻壤，渐渐地成为乡村亡灵栖息的一方净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错落而不规则的墓地坟堆，渐渐地入了殡葬业的商眼，一处颇具规模的陵寝之园便应运而生，又几经修葺、不断扩展，居然成就了上海人追思故人的一处颇具规模的阴宅大场。

年复一年，冥息在这里的、成色不等的陵寝，几将魂满为患。于是，无论是春雨灏野、万物新绿后的清明时节，还是寒霜肃杀落木凋零的冬至时分；轰然炸响的爆竹声，弥散在空气中的硫黄味儿混合着鲜花的清香，超度亡灵的诵经声，凄厉哀痛的泣诉声，夹杂着沉重的步履，间或还有兜售冥物祭品

小贩的吆喝，营造出当代墓园特有的风情。于是，平素荒漠冷寂的墓园里，祭祀亡灵的普罗大众于不经意中，将此地造化得如同熙来攘去、人情冷暖的骡马大市。

细心的人们可以从一座座墓碑的文字上，读出不同的故事；在一阵阵风声、雨声、呜咽里，谛听出不同的诉说……

在“特级——二区8号”墓地那一块色泽褪尽的墓碑前的斗方之地，默默地安眠了一位半个多世纪前堪可与旧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比肩的名副其实的青帮巨头：一位在老上海人文史册上留下了印痕，且有着传奇色彩，在上海滩烜赫了几十年的过客——青帮“江淮兴武四”派的“通”字辈人物、闸北“崇德堂”主、华界“江北大亨”顾竹轩。

“特级——二区8号墓地”，年年岁岁，前来祭奠吊唁的人，并不熙攘热闹，以至于他的左邻右舍都安之若素；在漫长的岁月里，既不受外界惊扰，也不自张扬。

大道存公。这个曾经在上海现代史上留下浓厚印痕的一代风云人物，终究不会被历史所遗忘。

在流滚浪拥的历史长河里，曾经的人与事，前朝际会的风云，不因波翻浪逐、经年磨洗而被冲刷殆尽；尽管日月星辰可以循序轮回，但风经雨过的人与事，不会轻如散烟。

在新世纪里，曾被冷落在历史阑珊处的顾竹轩正向我们走来……

第一章 “拿命来闯上海滩!”

吃了早饭，准备出门的顾竹轩^①抬头看了看天色，不禁皱起了眉头。照理说，金秋之晨，本该是天际有流霞，树梢挂晶露，流风挟清气。然而，今几个天刚放亮就见乌云沉坠，令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沉郁。

顾竹轩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几天前就有传言，说是虹口一带“青口帮”帮主、绰号“柏老虎”的柏凤翔派人放出话，要来总局路“放几盆血”……

说起柏凤翔，在江湖上名气不小。此人原系英商怡和洋行公和祥码头公司所属东、西其昌棧一带经营私人摆渡船的小船主。由于他身强力壮，又有一股子狠劲，不久就成了东、西其昌棧一带摆渡业的老大。尽管如此，由于浦西“阡陌栉比，车马喧阗”，浦东则“市廛冷落，地区空旷”，柏凤翔便将手伸到了黄浦江西岸。随着公和祥码头公司平顺码头又名老宁波头，及相邻的老麦边码头又名汇山码头的兴建，市口日见兴旺，柏凤翔便在码头上走“过山跳”、吃“杠棒饭”的苦力中广收门徒，成为公共租界东北边缘地带及浦东东、西两岸的霸主。前一阵子，他的手下在这一带敲诈商户、抢夺路人钱财，引起了公愤，被虹口巡防分局弹压后，稍有收敛。正当柏凤翔寻求新财路时，一条信息令他兴奋不已：华界正在北市大张旗鼓地建桥筑路，但凡承建者，则本小利丰，是一项求财的门路。于是，他便召集“青口帮”门徒，决意杀进闸北打出一片新地盘。而抢下由“有金筑路公司”承包下的“总局路新大桥路至新闸桥路^②”筑路权，便是其牛刀小试之举……柏凤翔的蠢蠢欲动，不啻就在此间筑路工人的心头坠上了一块乌云……阴云密布下的总局路，一片灰暗。

许是知晓了“柏老虎”会来寻衅闹事的内情，所以工地上竟然失去了往日的欢快气氛。是啊！莫看筑路工干的活儿粗，活儿苦，但就一般做工的人

^①祖籍江苏阜宁西北乡唐家湾河西岸，生于1886年农历三月十四日，属狗，原名顾如茂。

^②1912年改名为共和新路。

来说，在这里一个月好歹也能挣上个五六块大洋，这对于彼时上海华界相对低廉的日常开销来说，已然是生活无忧的了。倘若节俭的话，还有余钱可剩。由此，工人们在做工时，心情有时还是不错的……可是，这几天却不一样了。尽管他们对于帮派之间争强斗狠的事已司空见惯，但对于虹口柏凤翔的心狠手辣，多少也是听闻了的。况且，来者不善，凶吉难料……

不祥之兆，如同这阴霾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话虽如此，活儿却不能耽误。筑路工人们一如往常按部就班，忙而不乱地挖、铲、运、铺、碾……

“弹路路”，路糙，活儿不糙：筑路工得先在所筑路面上按照标好的绳线挖去半尺泥土，一路铲平、修齐整；运料工将先前由敲石工将一块块花岗石敲成大小相近、八寸左右、三寸宽的长形石块，运送到工地；铺路工按石块形状，拼成平整的路面；扫路工用竹帚将灰沙、碎石扫嵌进石缝里；一群身强力壮的汉子拉着大石碾子，将路面碾平碾匀；最后，再由工人在新筑成的路面上洒水；一条“弹路路”就大功告成了。

拉石滚子的筑路工人顾竹轩推着一架左右装着石料大箩筐的独轮“江北车”，一路吆喝着……

忽地，就听得前方传来一阵嘈杂……

顾竹轩赶紧停了下来。远远望去，只见路边的工棚前，一群手里举着各式凶器的汉子在争吵、叫骂着……

顾竹轩凝神注目，便发现远处的临时工棚前，已是纷乱不堪了。情况比他想象得更糟！

瞬间，那一群原本佯装推搡、叫骂的汉子，纷纷抄起手里的洋镐、铁锹，肆无忌惮地将原本修筑得平整美观的“弹路路”面毁得面目全非！

这令顾竹轩心疼不已：这是他们花了多少时日才修成的路啊！

这也是顾竹轩的生计之所在：三年前，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1902)的春天，他与二哥如芹、三哥如苞乘着一条满载着外出逃荒难民的三舱大木船，一水漂来上海滩华界北市，就被“有金筑路公司”招募，当上了筑路小工。尽管辛苦，但生计无忧……

这时，工头冯三和冲出工棚，与身边的工友一起抄起家伙，向那群前来

滋事的黑衣汉子扑了过去……

忽地，听得一阵喊杀声传来，为首的一位黑衣衫裤的壮汉领着一帮子手持各式利器的短打汉子冲杀过来，见人就砍，见物就毁。刀光斧影，喊杀声声……惊得路人抱头鼠窜，四下逃散……

顾竹轩未加思索，抄起家伙，大喝一声就冲了过去！

这时，顾竹轩瞥见了两个手持铁尺的黑衣汉子，将手持瓦刀、浑身血迹斑斑的冯三和逼到了工棚墙角……

身受重伤的冯三和渐渐地力不能支了，在竭力抵挡铁尺的劈杀中，他一个踉跄就跌倒了，而手持铁尺的两个黑衣汉子，则在喊杀中，双尺齐下，眼看倒地的冯三和将被砍杀……

顾竹轩见势头不妙，双腿一蹬，就飞蹿到了那两个歹徒跟前，只见他贯足了劲道，双臂一伸，那立如刀背的两掌便使出了一招“八字分尾”，不偏不歪地就砍在了黑衣汉子的腕子上。

只听得“啊哟”一声惨叫，紧接着又是一阵“当唧唧”声响，不用说，那两个歹徒的腕子被顾竹轩那一掌砍得既疼且麻，甩手哇哇喊疼，而那两把明晃晃的铁尺则飞了……

正说时，就见一个手持一把利斧的汉子在顾竹轩的身后纵身跃了过来。

说时迟，那时快，当顾竹轩闻声转身时，那柄寒光灼灼的利斧正向他砍来！顾竹轩身子一矮，躲过这一斧。

“他就是‘柏老虎’！”躺在地上的冯三和挣扎着，拗起身喊，“兄弟，你小心！”

“柏老虎？”不知怎的，听到这个名字，顾竹轩的肾上腺激素分泌突地加速了，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

“嗖！”顾竹轩将大辫子往颈脖上一裹，摆开架势，迎战柏凤翔。

你来我挡，我砍你闪，顾、柏二人搏杀得性起……

顾竹轩越战越勇，越来越劲。是啊！这些年，他苦练的拳脚及刀枪套路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柏凤翔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一众筑路小工中里竟有这等的武功好手！

他不得不承认：今几个，遇见强劲的对手了。与这个年少精壮的“小江

北”越是恋战，就越对自己不利。

柏凤翔慌忙往后退了一步，然而，不等他站稳，顾竹轩一个前冲，双手并拢紧推瓦刀，使了个“黑虎偷心”，“扑”的一声，向柏凤翔的肋骨捅去。只听得“啊哟”一声惨叫，柏凤翔痛苦地捂着肋间，一屁股跌倒了……

这时，冯三和顾不得伤痛，大喝一声：“砍，砍死他！”

没想到，顾竹轩却站起了身，将手里的瓦刀向着倒地的柏凤翔示威性地扬了一扬，厉声喝道：“滚！”

柏凤翔捂着血流如注的伤口，拔脚就逃……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望着逃离的柏凤翔，冯三和恨声连连地跺着脚说。

正说之间，闻讯而来的“有金筑路公司”老板冯有金领着一彪人马杀了过来。

与此同时，在一声呼哨中，“青口帮”众徒架着受了伤的柏凤翔四处闪了。

顾竹轩抬头一看，只见头戴黑礼帽、身穿黑色短打衣衫、穿一双黑直贡呢布鞋、瘦高个子的冯有金被一群手持利斧的汉子簇拥着跑了过来。

冯有金分开了众人，蹲下身子，伸出两指在昏厥了的冯三和的颈项上搭了一把，又向身后的人，命令道：“快！送到刘先生家去，我随后就到！”

话音一落，便有三四个汉子将那受伤的冯三和抬走了。

坐落在街面上的刘记诊所门前，一改往日的平静，簇拥着的人群将诊所门前堵得密不透风。

冯有金、顾竹轩分开围观的人群，进了门。此刻，瘦伶伶、一脸麻坑的中医刘保平正在替冯三和清理创口。当他清洗完伤口，敷了伤药膏，就从身后的壁橱里取出一只小瓷瓶，倒出一粒黑色药丸，又用小薄木板撬开冯三和的嘴，这时候在一边的徒弟递过一杯水，将那药丸喂下。刘保平这才转过身来，松了口气，说：“三和，他没事了。”

“谢谢你了，我的半仙哥哥哎！”冯有金道了声谢，又说，“若不是遇上了你，三和的命怕是……”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且，自家兄弟，该当的，该当的！”刘保

平晃了晃脑袋说。

见已无性命之虞，冯有金赶紧吩咐手下将冯三和抬回去疗养。

一行人抬起担架走了，刘氏诊所门前的人群也渐渐地散了。

“没事了，我们随便说说话。”冯有金说着，双拳一抱，向顾竹轩问道，“未请教，兄弟贵姓大名！”

“姓顾，名如茂。”顾竹轩答着，又说，“我家兄弟四人，我最小。叫我小四子也行。”

这时，刘保平从上到下仔细地将顾竹轩打量了一番说：“从面相上看，如茂兄弟当有龙虎风云之运，前程当是不可限量啊！”

郎中刘保平的话，令顾竹轩兴奋：在乡下时，镇上有位算命先生邬半仙，桌上放着的笼子里的那只麻雀是衔牌算命的“神雀子”，远近闻名哩！先生说了，小四子的“隆准”（鼻梁）长得挺括，将来为人做事一定有主见，而且会遇难呈祥；小四子的两只耳垂也生得特别长大，都快要拖到了下巴颏子了，大耳垂肩，帝王之相哎。加上他的生辰八字更是惊人得好，用算命先生的话，叫作“帝王命格”。

生于丙戌年壬辰月丁未日辛亥时的顾竹轩，按其生辰八字排算下来，为辛丁壬丙、亥未辰戌。此八字命格，谓之“非帝王，即将相”。

“哟！我忘了介绍，”冯有金指着刘保平，说，“刘保平，号称刘半仙！”

“山与山，可以千年不碰，可人与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相逢。你我兄弟一场，那是前世三生石上修来的缘分嘛。”刘保平呷了口茶，刘保平关切地问，“兄弟，你是哪年到上海来的？”

“唔，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春夏之交吧。”顾竹轩想了想说。

“当下上海滩是鱼龙混杂，群雄纷争。你想立足创业，光凭单打独斗，很难成功。兄弟啊！上海滩是要拿命来闯的。”刘保平一脸正色地说着，又缓了缓口气，说，“当然，你若是能体会到上海滩的好，再大的风险也是值得闯一闯的。”

顾竹轩心动了！

清晨，正在建筑中的新闸桥路边的一处旷地上，三五成群的汉子，打拳

的、玩石锁的、举石担的，腾、挪、踢、闪，声威阵阵。

历经了与柏凤翔等“虹口帮”的恶战后，冯有金为了强化公司筑路工的武力，索性请顾竹轩做教头，在每天上工前，领着工友健身习武。

练功场上，喝彩声、掌声，好生热闹。

顾竹轩打完了“罗汉拳”，便走到了场边，抓起晾在兵器架上的毛巾，擦着一头的汗。

“乖乖娇养的！^①今几个，我算是过瘾哪！”这时，冯有金走了过来，拍着顾竹轩那肌腱鼓突的膀条子赞道，又说，“走走，跟我到同庆茶楼去。”

经与虹口的“青口帮”那一场厮杀后，“有金筑路公司”在江湖上便名声大噪，承包的业务也渐渐地增多。身为筑路、营造两业的冯有金急需有人帮他照看好公司所承包的场子。冯有金的心里门儿清：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稳定局面，那是与众门徒、工友的齐心协力及敢打敢拼是分不开的。其中，最得力就是这个有情有义的顾小四子。更令冯有金欣慰的是，筑路队里的不少工友，如郭桂茂、吴文祥、商金木、邵志善、张福才、邵银海等身强力壮且敢打敢斗的角色，对顾小四子钦佩有加，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这几年来，冯有金还是拿捏有度的。一般的纠纷、争斗，他都尽可能地不让顾竹轩插手。这种呵护，也是基于一种理念：随着冯氏事业的发展，得力助手顾竹轩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但又不能事事都让他当出头的椽子，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

当顾竹轩随冯有金绕过筑路工地的石料堆场，没走多远，飞檐挂斗的“同庆茶楼”就在眼前。这时，一身白纺绸衫裤、手里捏着一根长长的月白色象牙烟嘴的茶楼老板左士臣，已然站在茶楼门前的石阶上候着了。

“二哥，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冯有金抢前一步，抱拳施礼。

在上海青帮“江淮兴武四”里，士绅王彬彦、左士臣、冯有金，都是“大”字辈人物刘登阶的门徒，同属“通”字辈兄弟。^②

“自家兄弟，没事，没事。”左士臣吐了口烟，指着顾竹轩，问，“老三，这位兄弟，敢情就是……”

^①苏北盐阜一带人的口头禅，表示惊讶；后面还有半句，即“妈妈不是好养的”。

^②青帮有前后“二十四辈”之排辈。当时，前二十四辈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理、大通悟学。

“就是我跟你常提起的如茂兄弟。”冯有金说着，又将顾竹轩推到了身前，说，“小四兄弟，这位就是‘同庆茶楼’老板，也是我在帮里的二哥。”

冯有金的话还未说完，左士臣就抢话：“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徒有虚名罢了，在下姓左，名士臣。”

左士臣如此恭谦，令顾竹轩感叹不已。那时节，但凡能开出茶楼、混堂（浴室）、戏园子的人，没有相当的社会背景，没有一定的财力及霸气，是不可能的事。

“二位，楼上请！”左士臣做了个手势，领着二人上了楼，进了一间临街的包房。

“是啊，莫看才三五年的工夫，你看看，我们闸北一带的变化有多大？用翻天覆地来形容，都一点也不为过。”左士臣指着窗外，感慨地说。

这一带，原先是吴淞江以北濒临东海的一片汪洋。历经沧海桑田，水退岸升，属堆积平原的地貌中便崛起了一处港湾。至唐、宋此地已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港口。然而，由于陆地上密布着七湾八汉的河网沟汊，筑居则不易，所以平素除了渔家的炊火之外，这一带依旧是阒无人迹。元代时，朝廷由镇设市后，此地就成为松江府所辖上海县东北五乡^①中的“高昌乡”，此地才渐有人居。康熙十四年（1675），清政府在吴淞江上建造老闸桥，尤其是雍正十三年（1735）在金家湾建起了新闸桥之后，此地渐渐车马兴旺，人气飙升，开始出现了毗邻成片的民居。随着住宅的日见成群，百业也就跟着兴旺。一些来自岭南的粤商、江浙的士绅见此处地价低、劳动力廉价，便纷纷在此地开厂设店。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这里就成了一处集水运、棉织、加工业、手工业等百业繁荣的商业闹市。

“如今在这个地界上打交道的，不只是我们北市土著，还有租界的工商大佬，更有高鼻子、蓝眼珠子的洋人哎！所以，无论是做派、交际，都得跟上潮流。”左士臣说得兴起。

顾竹轩的心里跟明镜似的：冯有金特地将他约到“同庆茶楼”与左士臣见面，并非是为了在一起吃早点、喝早茶那么简单，个中必有情由。

^①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